



渡边淳一作品

夜潜梦

文化艺术出版社
香港天地圖書



渡边淳一作品

夜潜梦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香港天地圖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潜梦/[日]渡边淳一著;周金强,王启元译, - 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1999.1

ISBN 7-5039-1810-1

I. 夜… II. ①渡… ②周… ③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28186 号

版权登记号:图字:01-98-2579

本书经 Japan UNI Agency 代理,
取得作者授权

夜 潜 梦

[日]渡边淳一 著

周金强 王启元 译

佳 傅 校订

*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出版

(香港)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市博雅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7.75 字数 159,000 字

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9-1810-1/I·793

定 价: 12.60 元

目 录

1	初秋
17	无月
35	秋凉
53	黑夜
77	寒夜
91	闪电
117	流星
139	长夜
165	花野
181	鬼火
193	雾霭
213	东风
241	解说……安宅夏夫

初秋





穿过人声鼎沸的银座大街，向东越过昭和路，行人及霓虹灯骤然减少，四周一片寂静。

在东银座和式餐馆街上，有一条只许单向通行的小巷，巷子内并排停着黑色包租汽车，偶而有应招陪酒的艺妓迈着小碎步穿过。虽然日本的泡沫经济已经崩溃，但是，伴随夜幕降临，繁荣时期的遗痕似仍潜藏于这不起眼的地带。

这家餐馆的大门风格古朴，由黑色栅栏尽头竖起的两根木柱和横架其上的圆木组成。泷泽秀树刚下车，伫立门前的男领位便躬身施礼说道：“欢迎光临！”同时向里面通禀：

“国有食品公司的泷泽先生到！”

泷泽秀树时常利用这家名为“花村”的餐馆招待业务上有交往的客人，因此，他是这里的常客。

迎候在入口处的女招待引导泷泽走上二楼，来到走廊左侧那间十张草席大的房间内，他刚在末席坐稳，便对女招待说：“还有一位姓立野的客人，来后请带到这个房间。”

泷泽独自坐在桌前，吸着香烟、品尝送上的茶。这时，随着一声：“您的客人光临！”立野先生出现在面前。

“稍微晚了点儿吧！”

立野环顾四周之后，在秀树的礼让下坐了上座，身后是地

榆与毛蓼花相交错的地板。

“今天，仅你我二人吗？”

“不可以吗？”

“不，不，岂有不行之理。”

立野与秀树是表兄弟，不过，立野的年龄长一轮。

三天之前，秀树打电话邀请立野见面时，立野曾经建议，我们是亲戚关系，彼此都很了解，所以，就在附近的寿司店或专营杂烩的铺子聚一聚就可以了。但是，秀树未采纳他的意见，仍然选定这家避人耳目的和式餐馆。

“还是单间，莫非是两个男人的秘密约会吗？”

立野故意打趣地说，秀树却不肯使自己一本正经的表情有丝毫松弛。

“今天，我的确有事想与表兄诚恳商量，所以……”

“要和我商量嘛，那么，一定是件不寻常的事喽！”

女招待将凉拌银杏和开水焯过的百合根摆在二人面前，并为他们斟满啤酒。

街巷中已秋意盎然，室内冷气似乎开得也不大，然而，一天的工作之余，一杯冰啤酒下肚仍感惬意。立野将杯中酒一饮而尽之后，略向前探探身：

“那么，你说要商量的是什么事呢？”

“是件不光彩的事，可是……”

“所以才想同我商量吗？”

尽管已被表兄察觉也无它法，秀树豁出去口吐真情：

“的确是难以启齿，我和一个女人有了关系……”

立野仿佛未留意听似地继续喝啤酒，秀树深知，这是他对

此非常重视的表现。

尽管如此，秀树稍加犹豫，叹了口气，毅然说道：

“实际上，那个女人已有身孕。”

秀树说话时，始终没仰起脸，羞愧地耷拉着脑袋。于是，立野低声说：

“的确不好办……”

“这是我根本没想到的。”

“那个女人多大年纪？”

“三十八岁。”

“比你小三岁。”

到今年夏天，秀树刚满四十二岁，所以，确切地说，女人小他四岁。

“很久以前就有来往吗？”

“不是，刚刚认识一年左右。”

“因此怀孕了？”

“关键是孩子的问题。”

“不言而喻，当然是请她堕胎啦！”

“我也是这样打算，可是……”

“她说不愿意吗？”

秀树微微点点头。

立野再次将啤酒一饮而尽：

“这就不好办了。”

“这种事，我只能与表兄您商量，所以才请您来。”

“那就好，此事美和子还不知道吧？”

“我对任何人也没提起过。”

美和子是秀树的妻子，年龄与他相仿，同样是四十二岁。他们有两个男孩儿，长子读中学，次子上小学，泷泽这个姓是妻子娘家的姓。学生时代秀树已与美和子小姐相识，那时，美和子的父亲已是国家食品公司的老板，专营食品乃至洋酒的进口生意，美和子是独生女，遵从泷泽家的意愿，秀树入赘泷泽家为婿。

当时，这被人称为“倒插门儿”，受人奚落，惟独立野曾劝他不要将那些陈规旧习放在心上，赞成他入赘。

多亏立野的鼓励，如今秀树刚刚年过四十，便被晋升为国家食品公司负责营销的常务董事，那时，立野曾向他表示祝贺说：

“我辛辛苦苦地干，年过五旬才勉强当个广告代理店的负责人，而你呢，这样下去，你将来肯定要当社长的。”

表面看来，秀树确实步步青云，但是，只因他是入赘女婿，身为社长的岳父对他的关照自不待言，就连作为社长女儿的妻子也没少费心。秀树将自己的想法讲给立野听，立野开诚布公地说出极为现实的观点：“那不是很好嘛，反正，将来一切都是你的啦！”秀树很喜欢立野的直率，所以，秀树决定将这次的事情也一五一十地告诉立野。

“但是，那个女人为什么想生下孩子呢？”

对此，秀树同样百思不得其解，感到茫然无措。

“你已有妻室儿女的事，她知道吗？”

“当然知道。”

“她在何处任职？”

“在东西出版社，做《梅特莱斯》杂志的编辑工作。”

提起《梅特莱斯》杂志，立野也早有耳闻，在诸多妇女杂志中，它主要面向二、三十岁的读者，十分畅销。

“那么，她是位女编辑啰！”

“她是杂志社的副总编。”

“这样的女人啊……”

正当立野口中低语时，门又被拉开，女招待用托盘送来酱汁和生鱼片。两人沉默不语，彼此斟满啤酒，待女招待离去之后，立野询问道：

“但是，她怀的孩子一定是你的吗？”

“嗯，大概是的……”

“还没弄清楚呀，是确凿无误的吗？”

“她认为是我的孩子，不过，她是有夫之妇。”

“那么，她已结婚啦？”立野惊愕地盯着秀树说，“如此说来，她怀的孩子就难说是谁的啦！”

“不过，据说，她在家中一直就没与丈夫有过性生活。”

“可是，那种事情，大概无法证实吧！”

“她说的没错，她和丈夫虽同住一个单元，但是，各住各的房间。”

“那不等于是家庭内离婚吗！”

“而且，她丈夫好像与女人同床，也不能过性生活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他好像根本就不能让女人怀孩子，似乎已去医院检查过。”

“因此，孩子理当然是你的吗？”

秀树束手无策地点点头。

立野手揉搓着后脖颈说：

“和丈夫不能怀孩子，因此，要生下和其他男人的孩子，这事太不负责任了。首先，她丈夫能允许吗？”

秀树也早已考虑到这一点。

“如果她丈夫不答应，这事就不能白白地了结喽。因此，她丈夫若一气之下大吵大闹的话……”

说到这时，立野突然压低了声音说：

“你并不是要与那个女人结为夫妻吧！”

“你说我吗？”

“你许诺要与她结婚什么的，她信以为真而要生下孩子吧！”

“不，不，我从未说过那些事。”

秀树与她情投意合，不过，不会考虑到结婚的事。

“的确，从你的立场出发，当然不会想到结婚。”

立野自言自语似地说。

“或许，对方是不是看中了你的地位呢？”

“我的地位？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你是国家食品公司的下一任社长呀，因此，若将你的孩子生下来，相应地让你办些事决不会吃亏。”

“不，不，她不是那种人。因为，她已经说了，即便生下孩子，也不需要我帮助，一切自己负担，不给我添任何麻烦。”

“不过，那也许是不可能的，假若真把孩子生下来，说不定会与她丈夫离婚，单身女人可不好过呀。到那时，‘是你自己愿意生的，我不知道’的话就说不出口了哟。”

立野自己斟满啤酒，接着说：

“我有个朋友，在外面有了私生子，引出了大麻烦。开始，他的情人也承诺不给他添任何麻烦，凭个人能力可以抚养，死气百赖地生下孩子。但是，过了三年五载，偶尔出现灾病或生活困难，仍然来找他。最初，只希望资助孩子些学费，因为是亲生骨肉，他不能袖手旁观。不久，出于怜悯之心，每月向她们提供一定数额的资金，直到现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确实并没怪罪她，结果母子二人全靠他抚养。当然，到底未能瞒过妻子，而且，妻子因此而患有神经官能症，直到现在，好像依然动辄大吵大闹。”

立野所述令人惶恐。如果真落到如此地步，身为入赘女婿的秀树更难以应付。尤其是，一旦被岳父察觉使他动怒，别说自己的家庭，连在公司中的地位也岌岌可危。

“因此，我早说过，不要勾引良家女子。”

的确，秀树记忆犹新，结婚时立野如此提醒过自己，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。

“这种事和上学可大相径庭啊！”

立野仿佛在讥讽秀树空有大学的优异成绩。可是，这种事真不知该去何处学习才好。

“这个女人真够棘手的。”

正当立野喃喃自语时，女招待又用铜盘端来烤鱼，摆在饭桌上。看上去，烤鱼色调清淡，像是京都烤鲷鱼。

立野请女招待给烫酒，她立刻心领神会，匆匆离去。兴许也已意识到，在餐馆的单间内并无女人掺杂其中，仅两个男人长谈不休，必然有关系重大的事情。

“那么，她现在怀孕几个月了？”

立野又想起什么似地问道。

“大概已有五个月……”

“那样的话，可不能掉以轻心了……”

是的，秀树曾购买一部妇产科专著阅读，书上清楚地写道：如果打算堕胎，应在三个月内进行，最晚不能拖到四个月，怀孕五个月时胎体已经长成，要堕胎极为困难。

“此事如不赶紧处理，可来不及了。”

“是那样……”

实际上，秀树毫不掩饰地向立野表明，自己只要想起她腹中的胎儿就忐忑不安地如坐针毡。

“你已说过，希望她堕胎吧？”

“是的，已说过好几次……”

“尽管如此，她依然不肯吗？”

秀树无可回答，低垂着头。

立野轻轻地叹了口气：

“怎么也不能用绳索勒住这个可恶女人的脖子把她拖到医院去呀！男子汉这样干太无能了。”

对此，秀树持有完全相同的观点：

“面对变了脸的女人，男人绝无胜算。”

立野点着一支香烟，说道：

“我有个前辈，擅于玩女人。他说，女人往往是越要求她别生孩子，她越想生；相反，你求她给你生个孩子，她反倒不生了，因此，有个女人被他这样蒙哄着打掉了孩子。咱们不能这样试试吗？”

“不过，我可没有把握。”

秀树慢慢地抬起头：

“我们并没有频繁做爱。”

“不过，你们确实发生过关系吧！”

“那是有过……”

“事先没采取避孕措施吗？”

“开始，我们注意采用了，她说，即使不避孕也可以。一听感到莫名其妙，她说因为想感受一下不避孕的滋味……”

“那么，不就越发有怀孕的可能性了吗？”

无论东子说什么都应该采取避孕措施，但是，俩人偷情时一切都忘乎所以了。

“你们还是有点大意了。”立野又说。

“不过，她从前一直没怀过孕，而且说不必担心，所以……”

“唉，事到如今，这些事也无济于事了。”

女招待烫好酒送来，见秀树几乎没吃菜，问道：“您不吃菜吗？”并非菜肴不可口，只是一想到情人的肚子一天天鼓起来，秀树就毫无食欲。

女招待将剩下的菜肴撤下去，又送来干炸木叶鲈和小海鳗芋头梗拼盘作为补偿。

“可是，真令人费解。”

为等待女招待走开，立野随口而出地说道。

“她竟然这样做，莫非真想要个孩子吗？”

秀树对这个问题也不明底细，他也曾多方揣测她的用心。比如说，三十八岁的年龄，眨眼间就是四十岁，她也许心中焦灼，急于要个孩子。照常规，若是三十八岁的已婚女性早该有

一、两个孩子，而且，孩子应该上小学或中学。或许，看到拖儿带女的朋友又怀了孕，因此，下定决心要生下孩子。如果她这样想，姑且是可以理解的，麻烦在于善后事务。

即便怀了孩子，作为有夫之妇怎能轻易地生下其他男人的孩子呢？

她如果生下孩子，自己的风流韵事自然会暴露给丈夫。她打算做何解释呢？无论多么通情达理的丈夫，也不会对这种事置若罔闻，有时，当场就会提出离婚。

先前，原以为她是个聪明人，不会做那样的蠢事，当然，若不惧怕离婚，就另当别论了。也许她从怀孕之初，就已拿定主意生下这个孩子。

只要有一定的收入，即便离婚之后，她也并非抚养不了孩子。而且，她丈夫兴许不能过性生活，假如根本不能让她怀孕，那么，现在不能不说是最后的机会。

“或许，你是不是中了圈套了呢？”

“中了圈套？”

“我觉得，她把你当作了出色的工具。”

“哪有那种事……”

秀树认为她不是那样自私自利的女人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如此下去前景不容乐观。”

立野重新考虑一番低语：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姓向井。”

秀树说出她的姓，而后又补充说：

“叫向井东子，写做东之子。”

“那么，她始终任职东西社吗？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

“你是怎样结识她的？”

“她来公司采访时相识的。她说，因为杂志的《购物》等专栏的需要，想了解最近日元升值对百货公司或超市的影响。”

“因此，直接找你……”

“以前，她好像已知道一些我公司的情况，通过宣传部门，说能否再给她介绍一些，便亲自来了，所以……”

“妇女杂志也要刊登此类报道吗？”

“因为物价对妇女来说是个重大问题，我也曾认真研究经济理论。最初只谈工作方面的情况，后来……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那以后，因为她送给我杂志，我想请她吃一次饭……”

“是你邀请的吗？”

“是的……”

“东子是美女吗？”

这样一问，秀树陷于沉默。的确，东子虽有沉鱼落雁之貌，却不同于一般的美人。她身材并不高，但肉体紧实，富于弹性，身姿秀美，水灵灵的眼睛炯炯有神。从初次见面时起，秀树就被她那舒展的额头和灵透的双目迷住了。

“是因为你迷上了她，才觉得漂亮吧！”

事到如今，对此肯定或者否定均不恰当。

“唉，那就随它去吧。不过，大概是鬼迷心窍吧？”

真的，为什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，今天想起来，他也莫名其妙。